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2)

古 声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 徐仁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路考	张天民 (1)
沙滩上	王汶石 (21)
在悬崖上	邓友梅 (57)
国际友谊号	陆俊超 (93)

路 考

张天民

你记得《红绸舞》演员手里的那条红绸吧？盘旋缭绕，上下翻飞，九曲十八弯的飘舞，那就像我们长白山的公路，卡车驰行在公路上，一眨眼，一块路标：“傍山险路！”一眨眼又一块路标：“连续转弯！”接着像“慢行！”“危险！”“鸣笛！”诸如此类吓人的词句和惊叹号接踵而来，总是让你提心吊胆！

汽车司机助手小梁够紧张的了，

只有云雾，只有云雾显得那么悠闲自在，沿着山谷飘浮着，爬上高山，在那两山之间高高的蓝天上蒸腾起来，时刻变幻着奇妙的形象，被云雾洗刷过的红叶，就如同沾着露珠的红玛瑙，闪闪发光。从车上望去，山坡上仿佛飞行过一团团流火，燃烧着、燃烧着。而这火一样的红色，被柞树、白桦、松树的金黄、雪白、翠绿颜色一衬托，整个秋山就成了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
对什么都有兴趣的小梁，这会儿几乎成了个色盲，他什么也没看见。

他在被考！

司机的行话管这叫“路考”。一个助手通过了“钻杆”考试、交通规则考试之后，再通过“路考”，就可以领到驾驶员执照（他们叫做“票”），就有权开车了。

小伙子二十一岁，中等个子，长脸尖下颏，一头蓬乱的头发被一顶油污的灰布帽子扣着，两眼圆瞪，鼻尖有汗，嘴巴紧闭，嘴角有块油污。他是县运输公司里一个精明强干的学徒，从小就以能追上汽车、爬上去“让它捎个脚儿”出名，也曾为偷偷地坐在马车后尾巴上挨过赶车老板儿的鞭子。他在学徒期间好钻好问，平日闲暇的时候，爱看书，摸到什么看什么，因为弄到一本针灸的书，学会了针灸，居然就有几个司机躺在炕上，让“梁大夫”把二寸来长的大针扎满膝盖，一动不动，直到小梁打完几把扑克牌来起下针。

这次考试，小梁是最有把握的一个，开车熟练，遇到点一般的故障也能“鼓捣”一气，一本司机手册背得滚瓜烂熟，在考试人面前对答如流，所以人们说：“小梁考票，手拿把掐！”可是，今天他却紧张得要命，这其中有点特殊情况，抽个冷子瞥一眼坐在身旁的主考。对了，就因为今天这位“主考大人”，是他亲爹！

“主考大人”五十多岁，粗粗胖胖，此时正襟危坐，严肃异常。他是县交通科的监理，司机中的权威人物，平日的工作是代表国家负责监督交通运输部门，考核驾驶人员，检查车辆及安全措施等等。这个权威，只要去研究研究，就有权吊销驾驶员的执照呢！你看够不够厉害？现在，他又是专署在本县考票时被指定的主考之一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当过赶大车的老板儿，后来又当了几年司机的学徒，解放后，当过十年的汽车队长，司机们全都佩服他。“有一回，”人们讲

道，“老梁那工夫当队长，在屋里填耗油表报，他告诉司机打着车，检查检查。司机们就在院子里发动了车。老梁一边填表，一边喊道‘三号车！加速油路有病，你查查是不是堵着了？’司机一检查，果然就是。看老梁那耳朵尖不尖？”

今天，老梁穿了一身被压得皱皱巴巴的新衣服，一顶新帽子像单摆浮搁似的架在脑袋上。

这会儿坐在驾驶室里，父子俩全然不像父子！一个紧张得脸上出油，一个皱着眉、板着脸，使劲儿想着出个难题。一连串的难题都被儿子应付过来了，可是老头子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欣慰和赞赏的神情。

老梁想，老梁啊老梁！常言道：“是亲三分向，是火热起炕。”你得检查自己存不存私心。小梁呢？也不是没有顾虑，他也怕有人说长道短。因此在头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他找爸爸商量，提出来要爸爸严格考他。父子俩很容易地达成协议。这样一来不要紧，无形中就把考试水准提高了，“路考”的时间也几倍地延长起来。

小梁能不能合格，能不能拿到“票”还在两可之间，可爸爸又说过“考不上别见我！”

“考不上别见我！”小梁想起这句话就提心吊胆，眼前五彩缤纷的山景活像一个旋转的万花筒。这个快乐的人，平时不大费劲儿就做好一切事情的小伙子，这时候，眼睛放在公路上，手放在方向盘上，脚放在油门上，耳朵可吊在主考的嘴边上。

“加速！”猛不防老梁就出了题。

不敢迟疑，小梁踩动油门挂上四档。

“还得快！”老梁又命令说。

五档。汽车以每小时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前进。

“前边有障碍物。”

吱地一声，小梁来了个急刹车。不再转动的轮胎在路面上滑行十来米。车停下了。

“要是在冬天呢？”老梁问。

“不能用手闸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路面有冰，车速太快，急刹车，车打横，掉沟里去了。”

“ ”老头子没言声，儿子说对了。他转脸望望窗外，公路左边傍山，右边临水。山涧的两岸全是立陡立陡的石壁，红叶丛下是一道碧蓝碧蓝的流水，水声如同虎啸狮吼。老梁抬眼向前望望，就要到红叶岭的最高峰了。红叶岭！一到了这个地方，老梁的心中就出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回忆。

那是老梁年轻的时候，他给城里一个富户当车老板儿，常常赶着七个头的大车过这架岭。前边七条狼（牲口），后边一只虎（车），高山大坡，一放四十里地。当时，老梁赶着车爬到岭上，抱着一丈来长的大鞭，望望前边的路，跟车的在车轴上绑上“福绳”，把绳子的一头背在背上，看一眼老梁，准备好了。老梁就抖起精神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吆喝一声，车就往岭下滑去。车轴转了几圈，被“福绳”缠紧了，车速就慢了下来。有一回，正放着岭，“福绳”折了，把跟车的摔倒在车后，大车在坡岭上急速地滚动起来，越滚越快，老梁一看事情不好，但他逃不开，前边有牲口挡道，后边有车轮追赶，旁边又是直上直下的石壁，没办法，他只得跟着跑。大车呼呼隆隆地往山下滚，辕马吃不住劲，也就撒

开四蹄飞奔。老梁怕辕马跑到前套的牲口前面，怕几匹牲口和几挂套搅在一起，于是，就拼命鞭打前头的牲口。就在这紧急的关头，老梁被石头绊倒在地，一头栽到辕马的前蹄下面，他心想 完了！可这时，辕马一跳，四蹄躲开了老梁，继续奔跑！直到车在拐弯的地方挂在树桩子上，停了下来。逐渐清醒过来的老梁，摸摸被车轮碰伤的大腿，万幸！他没被车轮压上，看看前边的车马已经停下，他爬了起来。从此，他就洗手不干这个行当了。

他当了个学开车的学徒。那时候，全县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烧木炭的，老梁这个学徒一到上岭的时候就不能坐车，他抱着一块“掩木”，拿着一把炉钩子跟在车后，车轱辘转一圈两圈就没劲儿了，他要赶忙打个“掩木”，省得车再从岭上倒退下来，然后，他掏掏炉子，使火烧旺，憋足气，再向上爬一圈两圈。四十里上岭，老梁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四十里，像是一步一磕头的朝山拜佛的人那样

这就是红叶岭上留下的记忆！怪不得老梁坐在车上沉思，好像忘记他是在考司机了。

“主考，走吗？”小梁问。

“啊 啊 ”老梁清醒了一下，看了小梁一眼。小梁把车开动了。

车子大声吼着，用足了力气在爬坡。

“挂几档？”老梁问。

“一档。”儿子回答。

“嗯？”老梁看着儿子，似乎对这个回答还不太满足

“一档劲儿最大，速度最慢。”小梁一边转动着方向盘，一边回答。

老梁不言声了，他转过头，望着前面的公路。太阳爬上山顶了，金色的阳光照射在公路上，照射在绿色的车头上。抬头看看红叶，每一片叶子都变成半透明，于是更显得红光耀眼。一只山鹰，平展着双翅，在山谷里盘旋。在平原上，这只山鹰该是飞得老高老高了，然而此刻，它在人们脚下飞旋。

“当个司机，应该像它似的——”老梁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啥？”

“鹰。”

小梁望他一眼，似乎是不明白。

“飞得高，飞得稳，在节骨眼上，刷地一下子扎下去，又快又准。”老梁解释说。

从小梁的眼睛中他觉察到儿子明白了，就不再说下去。

“绿水桥——”小梁说，眼睛望着前面。

一个转弯，眼前出现了那座奇异的悬崖。悬崖全是由黑色石板一层一层组成的，像一只兀立在头顶上的老鹰。它的巨大的头部伸出来，压在桥上。头顶上，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枫树，像是一片火红的羽毛。

车子就要开上桥了，悬崖的巨大黑影罩在公路上，车身上。

“停车，”老梁命令说，“我下去撒泡尿。”

小梁的右脚本能地离开油门，踩在刹车踏板上，刚刚要踩下去，他突然收回，又去踩油门。

老梁的犀利的眼光向那只脚一瞥。

“站下，我憋不住了！”老头子急扯白脸地喊。

小梁看看爸爸的脸色，心里犹豫了一下，该不该停车？但他还是给了油，车子开上桥面。

“你要憋死人怎么的！”老头子跺着脚喊。

小梁还是不理这一套，他把车开到桥的另一头。不知怎的，老头子的新帽子掉下去了，他正在大声叫喊：“帽子！我的帽子！”

小梁看都不看他，继续又走了十几米，这才停下车。

“怎么搞的，嗯？你耳朵不好使？”老头子不马上下车，气虎虎地质问着。

“在桥十五米以内不许停车，喊也没用。”小梁镇静地回答，眼里闪烁着机智的光芒。

“ ”老头子又不言语了。又坐了一小会儿，他才推开车门，站到路旁向车后喊，“下一个，王得宝！”喊完才去拾帽子。

卡车上坐着十几个被考的青年人。那个被点名的王得宝从车上爬下来，小梁也离开了驾驶室。

“怎么样？”王得宝问小梁。

“够劲儿！”小梁抹了抹鼻尖的血，爬到卡车车厢上，待考的人都围上他，问长问短。

“好家伙！真替你捏一把汗呢！”一个大嗓门说。

车开动了，山坡上的红叶伸出手臂从小梁的头上划过，小梁扯下一枝，插在车厢的一角上，山风吹拂着红叶沙沙地响。

二

严厉苛刻的主考到底没难倒小梁，三门考试全部合格！

在这个青年人面前已经注定了这一辈子的前程，那就是：像飘带一样的山中公路，漫长，遥远——一会是爬上山

巅，直上青天，身旁是浮来浮去的云雾，眼前是波涛一样起伏的山峦，一会是深深的幽谷，不见天日，溪水变成深黑色，奔腾远去，冲击到石头上的浪花如同滚动的小羊羔

他一个人背上负着四吨的重载，人参、鹿茸、山葡萄和粮食，或者是工业品、日用百货。农民在等待着他，他们用山里人粗大的手抚摸着他车头的厂标，问“是解放牌吗？”“是解放牌。”“国产的？”“是国产的。”人们都以尊敬的眼光看着他这个有手艺的人，他发动了车。汗和风，喇叭和车灯，飞飞飞，像山鹰一样的矫健

保证这一切能够实现的的就是那个拚一身汗才搞到手的小红本，那个“票”——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机动车（职业）驾驶员执照”。他把这个宝贝用红绸子包起来，藏在贴胸脯的上衣口袋里。

这几天他浑身轻松，焦急地等待调度员的命令，“小梁出车！”“小梁出车！”一听到这句话，就像鸟儿听到开笼子门的声音一样，特愣一下他就飞了。他还爱打替班，有的司机稍感不适，准有小梁上门，拐弯抹角或是直截了当地说他替人家出车（这要看具体对象而定）。他不累，不困，还爱跟熟人打个哈哈，走起道来都带弹性。总之，他正处在人生的青春焕发时期，看不起困难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，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越出了生活的轨道。

既然成了有执照的司机，那就得像个司机的样子。因此，发了工资他马上跑到商店，买了一副黑眼镜戴起来。吹着口哨，“吃”地一声把车开跑了。从此，小梁的喇叭就从县城东头响到西头，像救火车似地穿过人群马群车群，小梁也真有点扭秧歌的本领，方向盘打得飞转，左扭右扭，结果

他闪开了一切障碍，从人旁马旁车旁飞快擦过。因此，小梁就有了外号，有人叫他“拚命三郎”，有人叫他“云里飞”，也有叫他“梁大胆儿”的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不久，他又成了“猎人”了。别人用枪打猎，他用汽车打猎。这话怎么说？因为他有一次在山上用汽车压死一只魔子。那天，是在深夜，小梁的车突然开到一只魔子跟前，魔子被车灯照得晕头转向，就在灯亮里飞跑，它不敢钻进旁边的无边的黑夜里。小梁开足马力，紧追紧追，最后真的被他压倒了。运输公司的人们不知道详情，以为是偶然撞死的，也就没有人说他不对，大家快快乐乐地吃了一顿魔子肉。逮着这个甜头，小梁更加得意，每次出车总想捞点野味回来。又有一回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只野猪。如法炮制，给它一个穷追猛撵，他也不想，大白天，野猪怎么会总沿着公路跑？再说，野猪能跑得比汽车慢吗？等到压死了，他才知道，原来这是山村农民跑丢了的一只家猪。他无可奈何地把死猪扔在车上，到了前边的一个山村里，找到了猪的主人，赔了人家几十块钱才算了事。这事，小梁没敢告诉父亲，到公司领导那里“坦白交代”了一番，挨了一顿狠批。

老梁多少听到一些风声。有一天，他到运输公司，汽车队长给他谈了安全生产情况，顺便提到小梁的表现。老头子一声不吭地走了。第二天，在老梁与小梁之间、监理与司机之间，就爆炸了一个“炸弹”。

那天，老梁没什么事，就赶了一辆大车给县委各机关送柴禾。赶起大车，老梁是轻车熟路。他又使出了当年的本事，车到门口，先打三鞭，一鞭马前，一鞭马后，一鞭在中间，三鞭都要脆生，还不能打着牲口毛留下鞭痕。当年，大

粮户雇车老板就是看这顶门三鞭。

老梁拉一车柴禾从城外回到城里，他抱着大鞭倚在柴禾堆上，任性口悠闲自在地走着。可是他心里很不“悠闲自在”。队长谈的情况，使他不安，作为一个青年司机，小梁上路了，可是，他知道不知道他的车应该朝哪儿开？他懂不懂汽车司机不止是开车拉货？老一辈儿的要把方向盘交给他们，可他们能不能把准这个方向盘？· 正这样想着，突然，车后响起一迭连声的喇叭，听声音大概是他那个“拚命三郎”了。忙下车去拢牲口。

汽车一点也没减速，还是响着它那救火车似的喇叭，风驰电掣般地从柴禾车旁开过。挂得柴禾哗哗响，差点把大车给拉歪歪了。到了大车前头，汽车才停住，驾驶室的门开了，从里边探出一个头来，黑眼镜朝着老梁，一声喝喊·

“找死啊，你？”

老梁抬起头，看着那个司机，他的心猛然一缩，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直戳到他的心上，好小子！你能耐！

汽车停住了，小梁跳下车，愣呆呆地站在车旁 “爹，是您，我不知道 ”

老梁吆喝住牲口，大车停在汽车旁，他把大鞭往车辕上一插，怒目看着小梁。

小梁讷讷地说 “爹，我不知道是您 ”

“还以为是老农民呢，是吧？嗨，检讨深刻！”老头子愤怒地问。对农民态度的粗野，是他最受不了的。

小梁绕过牲口，来到爸爸这边 “您别气 农民也不· ”

老梁歪着脑袋看着儿子，怎么这么不顺眼？啊，对了！

黑眼镜！他呼地伸出手，扯下儿子的眼镜，叭地摔到地上：
“这玩艺儿叫你看不清！”

猛烈的阳光照得小梁睁不开眼，他用手捂着眼睛，难为情地说：“爹 我 ”

“你？你有了本事啦！你尾巴翘上天！”

“ ”小梁被噎得说不出话。

“把执照给我！”老梁伸出一只手来。

“爹，您不能 不能吊销 ”小梁被吓得脸都变色了。

“把执照给我，听见没有？”老梁继续威严地说。

“我不给！”小梁反抗着。

“你 你敢！”老梁急得都结巴了，他往前冲了一步，好像要伸手抢似的。小梁忙用右手捂着上衣口袋，往后倒退了一步。他看看爸爸冒火的两眼，喘着粗气的鼻孔，要是他仅仅是一个爸爸，小梁硬赖也能赖过去，可是，更要紧的，他是交通科的监理啊！怎能不给？！于是，他才不甘心地慢慢拿出红绸子包着的执照。

老梁一把夺过执照，打开红绸，掏出钢笔，又掀起衣角，从挂在腰带上的小皮盒子里拿出自己的名章，噗噗地往图章上呵了几口气，放在车辕上。小梁看出来：大概不是吊销执照，而是要记“违章记录”，多少放了点儿心，忙上前用衣袖抹抹车辕，又仔细地吹掉车辕上的浮土，才闪在一旁，让爸爸把打开的执照放在上面。

果然，老梁翻到“违章记录”那一页上，弓着腰，举着笔，瞪着洁白的格子纸思考。怎么记呢？儿子到底违了什么章？他一没有撞伤人，二没有碰坏车，问题比这要复杂，他不是一个自己所希望那样的真正司机，他翘尾巴，他不知天

高地厚 问题在这儿，可是这是不好往“违章记录”上写的。何况，上记录的事还需要和运输公司领导上研究研究呢。于是老梁使劲地甩甩钢笔，再甩甩钢笔。又举起钢笔迎着亮儿看看笔尖上沾没沾什么小毛毛。就在他这一抬头的工夫，他发现周围有几个人在看热闹，难道，我这是耍猴子吗？围着看！围着看！

他想了一下，收起钢笔，装好图章，揣起执照，向看热闹的小孩说：“散散，散散！”抄起大鞭，拢拢牲口。

小梁还不知道怎么是好，一个小孩把摔碎了的黑眼镜递给他，他不敢要。

老头子抱着大鞭，冲小梁说：“还不走！”

小梁似乎还不明白。依然站在那里不动。

老头子一只手一捺，纵身一跳，跨上车辕，看看前面想要吆喝牲口，但他又突然回过头来，没头没脑地说。

“你觉得领到执照（他一拍口袋）就算路考合格，完事大吉？早呢！一辈子！司机的路考是一辈子的事！你还不合格呢！吁——”

他“吁哦”地吆喝着牲口要走，但又跳下车来，把着大鞭，向小梁说：

“你以为司机就高人一等吗？不对！司机，是把车朝社会主义开！是人民的服务员！你啊，你 你叫人伤心啊！”说着，赶着车走了。

小梁呆呆地愣在那里。

三

虽说是到了春三月，长白山区还是很冷，满山满岭都是一整个冬天的积雪，洁白、坚硬，似乎在故意蔑视着春天的莅临。在红叶岭的最危险地段，养路工仍然天天在刨冰推雪。只是在天气特别晴和的正午，在朝阳的公路上，冰雪融化了一些，路面上水汪汪的，就像玻璃上面又抹了一层油，更加滑了。到了晚上，水又重新结冻，第二天早上如果再有霜，就更糟了，这霜就好比滑石粉，撒在路上使汽车的防滑链都失去作用。

汽车运输，这山区的生命线，并没有停止，反而由于春天的到来更加繁忙了。运送调换来的良种和各种农具不说，客运也很紧张，农民都愿意在春耕开始以前赶集进城，串亲访友。

自从上次批评了小梁以后，老梁再也没听到人们的非议，对于小梁的工作，老头子比较放心了。他能不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的司机；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司机？老梁想过，问过自己，觉得也许有门儿，只要今后他别出事，别捅出个大漏子。

脚上长疮他偏往脚上踩！有一天，老梁从水电工地汽车队回来，刚到班上，就传来了电话：红叶岭坡下出了事故，四号车撞了山，一人受伤，已经抬到岭下公社卫生所！运输公司的汽车队长早已下去到出事地点了，他托人打电话给梁监理，打电话的人就说了队长告诉他的这几句话，再详细的情况不知道。

老梁飞快地跑到公司，开起一辆卡车，直奔岭下公社。一路上，他心慌意乱，四号车，是他儿子和另一个司机开的，今天，又是小梁的班儿，事故，准是出在他身上！受伤的是谁？如果是儿子，那还好说；如果是附近的农民，那就更糟！车又撞了山，可能翻到沟里，那个出事地点，正是沿着山涧的大坡，不出事还捏一把汗呢，出了事就小不了！凶多吉少！凶多吉少！要真是伤人毁车，他只好扛着行李送儿子去蹲法院！那对他这个老司机、老汽车队长、老监理可够痛心的了！唉！这孩子，天生的毛愣性子，给了板凳就敢往天上爬的人物，早就该看到这一点，叫他转个行。可是现在晚了！出事故了！他毁了一个汽车司机的名声！好几年来，他总想把儿子教育成一个有出息的接班人，把这块生铁打成块材料，这是不是错了？

话说回来，虽然老梁在表面上不喜欢儿子，总是看他不顺眼，瞪着两眼挑刺儿，然而在内心深处，他却顽强地欣赏儿子的某些性格，他觉得儿子跟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些相像，他摆弄过十几年牲口，有一条极重要的经验，叫做“宁养龙，不养熊”。就是说最调皮捣蛋爱尥蹶子的牲口，是条龙，打出来就真能顶用，在山坡上坎的节骨眼上它给你出把力气，有个坑坑洼洼的也误不住车。对了，儿子正是这样一个有前途的生马驹生！所以，老梁对儿子寄托着很高的希望；也许，是他错了？！

这样想着，九点多钟，老梁的车爬上了红叶岭的大坡。眼前，是一座顶天的大岭，公路闪着白光，像一条冰河从岭后山顶流下来，一边是直上直下的石壁，一边是深深的山谷。在坡下边，一条大车道从一座春笋似的孤山后面爬过